

文摘小说精品

读者俱乐部◎主编

学生阅读经典
图书馆珍藏版本

人

生

智

慧

情

感

生

师生卷

感悟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文摘小说精品

师生卷

读者俱乐部/主编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师生卷/读者俱乐部主编. —长春市:

吉林音像出版社, 吉林大学出版社

2006. 4

(文摘小说精品)

ISBN 7-5601-2529-8

I. 师... II. 读...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J.3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1596 号

文摘小说精品·师生卷

读者俱乐部 主编 责任编辑 于泓

出版: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编: 130021

印刷: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

发行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40 字数: 5000 千字

版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5601-2529-8

定价: 640.00 元(全套 20 册, 本册定价 32.00 元)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三博士	许地山 (1)
陈老夫子	鲁彦 (12)
秋 柳	郁达夫 (40)
一札废稿上的故事	穆时英 (84)
红色的女猎神	穆时英 (102)
我们的犯罪	彭家煌 (117)
向 导	叶 紫 (126)
看你的翅膀能够飞多远	王 洁 (143)
有百科全书的人	瓦尔特·考尔 (161)
入学考试	谢·哈扎诺夫 (166)
无所不知先生	毛 姆 (172)
一个木橱的移交	约·雷丁 (183)
最后一课	都 德 (189)
巫婆的面包	欧·亨利 (196)
上尉的爱情	欧·亨利 (201)
避雷针	马克·吐温 (205)
开小差	约·斯坦培客 (209)
未知数	艾辛格 (213)



三 博 士

—— 许地山

窄窄的店门外，贴着“承写履历”、“代印名片”、“当日取件”、“承印讣闻”等等广告。店内几个小徒弟正在忙着，踩得机轮轧轧地响。推门进来两个少年，吴芬和他的朋友穆君，到柜台上。

吴先生说：“我们要印名片，请你拿样本来看看。”

一个小徒弟从机器那边走过来，拿了一本样本递给他，说：“样子都在里头啦。请您挑罢。”

他和他的朋友接过样本来，约略翻了一遍。

穆君问：“印一百张，一会儿能得吗？”

小徒弟说：“得今晚来。一会儿赶不出来。”

吴先生说：“那可不成，我今晚七点就要用。”

穆君说：“不成，我们今晚要去赴会，过了六点，就用不着了。”

小徒弟说：“怎么今晚那么些赴会的？”他说着，顺手从柜台上拿出几匣印得的名片，告诉他们：“这几位定的名片都是今晚赴会用的，敢情您两位也是要赴那会去的罢。”

穆君同吴先生说：“也许是罢。我们要到北京饭店去赴



留美同学化装跳舞会。”

穆君又问吴先生说：“今晚上还有大艺术家枚宛君博士吗？”

吴先生说：“有他罢。”

穆君转过脸来对小徒弟说：“那么，我们一人先印五十张，多给你些钱，马上就上版，我们在这里等一等。现在已经四点半了，半点钟一定可以得。”

小徒弟因为掌柜的不在家，踌躇了一会，至终答应了他们。他们于是坐在柜台旁的长凳上等着。吴先生拿着样本在那里有意无意地翻。穆君一会儿拿起白话小报看看，一会又到机器旁边看看小徒弟的工作。小徒弟正在撤版，要把他的名字安上去，一见穆君来到，便说：“这也是今晚上要赴会用的，您看漂亮不漂亮？”他拿着一张名片递给穆君看。他看见名片上写的是“前清监生，民国特科俊士，美国鸟约克柯蓝卑阿大学特赠博士，前北京政府特派调查欧美实业专使随员，甄辅仁。”后面还印上本人的铜版造像：一顶外国博士帽正正地戴着，金缝子垂在两个大眼镜正中间，脸模倒长得不错，看来像三十多岁的样子。他把名片拿到吴先生跟前，说：“你看这人你认识吗？头衔倒不寒伦。”

吴先生接过来一看，笑说：“这人我知道，却没见过。他哪里是博士，那年他当随员到过美国，在纽约住了些日子，学校自然没进，他本来不是念书的。但是回来以后，



满处告诉人说凭着他在前清捐过功名，美国特赠他一名博士。我知道他这身博士衣服也是跟人借的。你看他连帽子都不会戴，把缝子放在中间，这是哪一国的礼帽呢？”

穆君说：“方才那徒弟说他今晚也去赴会呢。我们在那时候一定可以看见他。这人现在干什么？”

吴先生说：“没有什么事罢。听说他急于找事，不晓得现在有了没有。这种人有官做就去做，没官做就想办教育，听说他现在想当教员哪。”

两个人在店里足有三刻钟，等到小徒弟把名片焙干了，拿出来交给他们。他们付了钱，推门出来。

在街上走着，吴先生对他的朋友说：“你先去办你的事，我有一点事要去同一个朋友商量，今晚上北京饭店见罢。”

穆君笑说：“你又胡说了，明明为去找何小姐，偏要撒谎。”

吴先生笑说：“难道何小姐就不是朋友吗？她约我到她家去一趟，有事情要同我商量。”

穆君说：“不是订婚罢？”

“不，绝对不。”

“那么，一定是你约她今晚上同到北京饭店去，人家不去，你定要去求她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，不。我倒是约她来的，她也答应同我去。不过她还有话要同我商量，大概是属于事务的，与爱情毫无关系



罢。”

“好吧，你们商量去，我们今晚上见。”

穆君自己上了电车，往南去了。

吴先生雇了洋车，穿过几条胡同，来到何宅。门役出来，吴先生给他一张名片，说：“要找大小姐。”

仆人把他的名片送到上房去。何小姐正和她的女朋友黄小姐在妆台前谈话，便对当差的说：“请到客厅坐罢，告诉吴先生说小姐正会着女客，请他候一候。”仆人答应着出去了。

何小姐对她朋友说：“你瞧，我一说他，他就来了。我希望你喜欢他。我先下去，待一会儿再来请你。”她一面说，一面烫着她的头发。

她的朋友笑说：“你别给我瞎介绍啦。你准知道他一见便倾心么？”

“留学生回国，有些是先找事情后找太太的，有些是先找太太后谋差事的。有些找太太不找事，有些找事不找太太，有些什么都不找。像我的表哥辅仁他就是第一类的留学生。这位吴先生可是第二类的留学生。所以我把他请来，一来托他给辅仁表哥找一个地位，二来想把你介绍给他。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他急于成家，自然不会很挑眼。”

女朋友不好意思搭腔，便换个题目问她说：“你那位情人，近来有信吗？”

“常有信，他也快回来了。你说多快呀，他前年秋天才



去的，今年便得博士了。”何小姐很得意地说。

“你真有眼。从前他与你同在大学念书的时候，他是多么奉承你呢。若他不是你的情人，我一定要爱上他。”

“那时候你为什么不爱他呢？若不是他出洋留学，我也没有爱他的可能。那时他多么穷呢，一件好衣服也舍不得穿，一顿饭也舍不得请人吃，同他做朋友面子上真是有点不好过。我对于他的爱情是这两年来才发生的。”

“他倒是装成的一个穷孩子。但他有特别的聪明，样子也很漂亮，这会回来，自然是格外不同了。我最近才听见人说他祖上好几代都是读书人，不晓得他告诉你没有。”

何小姐听了，喜欢得眼眉直动，把烫钳放在酒精灯上，对着镜子调理她的两鬓。她说：“他一向就没告诉过我他的家世。我问他，他也不说。这也是我从前不敢同他交朋友的一个原因。”

她的朋友用手捋捋她脑后的头发，向着镜里的何小姐说：“听说他家里也很有钱，不过他喜欢装穷罢了。你当他真是一个穷鬼吗？”

“可不是，他当出国的时候，还说他的路费和学费都是别人的呢。”

“用他父母的钱也可以说是别人的。”她的朋友这样说。

“也许他故意这样说罢。”她越发高兴了。

黄小姐催她说：“头发烫好了，你快下去罢。关于他的话还多着呢。回头我再慢慢地告诉你。教客厅里那个人等



久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你瞧，未曾相识先有情。多停一会儿就把人等死了！”她奚落着她的女朋友，便起身要到客厅去。走到房门口正与表哥辅仁撞个满怀。表妹问，“你急什么？险些儿把人撞倒！”

“我今晚上要化装做交际明星，借了这套衣服，请妹妹先给我打扮起来，看看时样不时样。”

“你到妈屋里去，教丫头们给你打扮罢。我屋里有客，不方便。你打扮好就到那边给我去瞧瞧。瞧你净以为自已很美，净想扮女人。”

“这年头扮女人到外洋也是博士待遇，为什么扮不得？”

“怕的是你扮女人，会受‘游街示众’的待遇咧。”

她到客厅，便说：“吴博士，久候了，对不起。”

“没有什么。今晚上你一定能赏脸罢。”

“岂敢。我一定奉陪。您瞧我都打扮好了。”

主客坐下，叙了些闲话。何小姐才说她有一位表哥甄辅仁现在没有事情，好歹在教育界给他安置一个地位。在何小姐方面，本不晓得她表哥在外洋到底进了学校没有。她只知道他是借着当随员的名义出国的。她以为一留洋回来，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，吴先生在教育界很认识些可以为力的人，所以非请求他不可。在吴先生方面，本知道这位甄博士的来历，不过不知道他就是何小姐的表兄。这一来，他也不好推辞，因为他也有求于她。何小姐



知道他有几分爱她，也不好明明地拒绝，当他说出情话的时候，只是笑而不答。她用别的话来支开。

她问吴博士说：“在美国得博士不容易罢？”

“难极啦。一篇论文那么厚。”他比仿着，接下去说，“还要考英、俄、德、法几国文字，好些老教授围着你，好像审犯人一样。稍微差了一点，就通不过。”

何小姐心里暗喜，喜的是她的情人在美国用很短的时间，能够考上那么难的博士。

她又问：“您写的论文是什么题目？”

“凡是博士论文都是很高深很专门的。太普通和太浅近的，不说写，把题目一提出来，就通不过。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文很时兴，西方人厌弃他们的文化，想得些中国文化去调和调和。我写的是一篇《麻雀牌与中国文化》。这题目重要极了。我要把麻雀牌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地位介绍出来。我从中国经书里引出很多的证明，如《诗经》里‘谁谓雀无角，何以穿我屋’的‘雀’便是麻雀牌的‘雀’。为什么呢？真的雀哪会有角呢？一定是麻雀牌才有八只角呀。‘穿我屋’表示当时麻雀很流行，几乎家家都穿到的意思。可见那时候的生活很丰裕，像现在的美国一样。这个铁证，无论哪一个学者都不能推翻。又如‘索子’本是‘竹子’，宁波音读‘竹’为‘索’，也是我考证出来的。还有一个理论是麻雀牌的名字是从‘一竹’得来的。做牌的人把‘一竹’雕成一只鸟的样子，没有学问的人便



叫它做‘麻雀’，其实是一只凤，取‘鸣凤在竹’的意思。这个理论与我刚才说的雀也不冲突，因为凤凰是贵族的，到了做那首诗的时代，已经民众化了，变为小家雀了。此外还有许多别人没曾考证过的理论，我都写在论文里。您若喜欢念，我明天就送一本过来献献丑。请您指教指教。我写的可是英文。我为那论文花了一千多块美金。您看要在外国得个博士多难呀，又得花时间，又得花精神，又得花很多的金钱。”

何小姐听他说得天花乱坠，也不能评判他说的到底是对不对，只一味地称赞他有学问。她站起来，说：“时候快到了，请你且等一等，我到屋里装饰一下就与你一同去。我还要介绍一位甜人给你。我想你一定会很喜欢她。”她说着便自出去了。吴博士心里直盼着要认识那人。

她回到自己屋里，见黄小姐张皇地从她的床边走近前来。

“你放什么在我床里啦？”何小姐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我不信。”何小姐一面说一面走近床边去翻她的枕头。她搜出一卷筒的邮件，指着黄小姐说，“你还捣鬼！”

黄小姐笑说：“这是刚才外头送进来的。所以把它藏在你的枕底，等你今晚上回来，可以得到意外的喜欢。我想那一定是你的甜心寄来的。”

“也许是他寄来的罢。”她说着，一面打开那卷筒，原



来是一张文凭。她非常地喜欢，对着她的朋友说：“你瞧，他的博士文凭都寄来给我了！多么好看的一张文凭呀，羊皮做的咧！”

她们一同看着上面的文字和金印。她的朋友拿起空筒子在那里摩挲里，显出是很羡慕的样子。

何小姐说：“那边那个人也是一个博士呀，你何必那么羡慕我的呢？”

她的朋友不好意思，低着头尽管看那空筒子。

黄小姐忽然说：“你瞧，还有一封信呢！”她把信取出来，递给何小姐。

何小姐把信拆开，念着：

最亲爱的何小姐：

我的目的达到，你的目的也达到了。现在我把这一张博士文凭寄给你。我的论文是《油炸脍与烧饼的成分》。这题目本来不难，然而在这学校里，前几年有一位中国学生写了一篇《北京松花的成分》也得着博士学位，所以外国博士到底是不难得。论文也不必选很艰难的问题。

我写这论文的缘故都是为你，为得你的爱，现在你的爱教我在短期间得到，我的目的已达到了。你别想我是出洋念书，其实我是出洋争口气。我并不是没本领，不出洋本来也可以，无奈迫于你的要求，若不出来，倒显得我没有本领，并且还要冒个“穷鬼”的名字。现在洋也出过了，



博士也很容易地得到了，这口气也争了，我的生活也可以了结了。我不是不爱你，但我爱的是性情，你爱的是功名；我爱的是内心，你爱的是外形，对象不同，而爱则一。然而你要知道人类所以和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是在恋爱的事情上，失恋固然可以教他自杀，得恋也可以教他自杀。禽兽会因失恋而自杀，却不会在承领得意的恋爱滋味的时候去自杀，所以和人类不同。

别了，这张文凭就是对于我的纪念品，请你收起来。无尽情意，笔不能宣，万祈原宥。

你所知的男子

“呀！他死了！”何小姐念完信，眼泪直流，她不晓得要怎么办才好。

她的朋友拿起信来看，也不觉伤心起来，但还勉强劝慰她说：“他不致于死的，这信里也没说他要自杀，不过发了一片牢骚而已。他是恐吓你的，不要紧，过几天，他一定再有信来。”

她还哭着，钟已经打了七下，便对她的朋友说：“今晚上的跳舞会，我懒得去了。我教表哥介绍你给吴先生罢。你们三个人去得啦。”

她教人去请表少爷。表少爷却以为表妹要在客厅里看他所扮的时装，便摇摆着进来。

吴博士看见他打扮得很时髦，脸模很像何小姐。心里



想这莫不是何小姐所要介绍的那一位。他不由得进前几步深深地鞠了一躬，问，“这位是……？”

辅仁见表妹不在，也不好意思。但见他这样诚恳，不由得到客厅门口的长桌上取了一张名片进来递给他。

他接过去，一看是“前清监生，民国特科俊士，美国鸟约克柯蓝卑阿大学特赠博士，前北京政府特派调查欧美实业专使随员，甄辅仁。”

“久仰，久仰。”

“对不住，我是要去赴化装跳舞会的，所以扮出这个怪样来，取笑，取笑。”

“岂敢，岂敢。美得很。”





陈老夫子

—— 鲁 彦

天还未亮，陈老夫子已经醒来了。他轻轻燃起洋烛，穿上宽大的制服，便走到案头，端正地坐下，把银边硬脚的老花眼镜往额上一插，开始改阅作文簿。

他的眼睛有点模糊，因为睡眠不足。这原是他上了五十岁以后的习惯：一到五更就怎样也睡不熟。但以前是睡得早，所以一早醒来仍然精神十分充足；这学期自从兼任级任以来，每夜须到十一二点上床，精神就差了。虽然他说自己还只五十多岁，实际上已经有了五十八岁。为了生活的负担重，薪水打六折，他决然在每周十六小时的功课和文读员之外，又兼任了这个级任。承李校长的情，他的目的达到了，每月可以多得八元薪金。但因此工作却加重了，不能不把从前每天早上闭目“打定”的老习惯推翻，一醒来就努力工作。

这时外面还异常的沉寂。只有对面房中赵教官的雄壮的鼾声时时透进他的纸窗来。于是案头那半支洋烛便像受了震动似的起了晃摇，忽大忽小地缩动着光圈，使他的疲乏的眼睛也时时跟着跳动起来。他缓慢地小心地蘸着红笔，



在卷子上勾着，剔着，点着，圈着，改着字句，作着顶批。但他的手指有点僵硬，着笔时常常起了微微的颤栗，仿佛和眼睛和烛光和赵教官的鼾声成了一个合拍的舞蹈。有时他轻轻地晃着刚剃光的和尚头，作一刻沉思或背诵，有时用左手敲着腰和背，于是坐着的旧藤椅就像伴奏似的低低地发出了吱吱的声音。

虽然过了一夜，淡黄色的柚木桌面依然不染一点尘埃，发着鲜洁的光辉。砚台，墨水瓶，浆糊和笔架都端正地摆在靠窗的一边。只有装在玻璃框内的四寸照片斜对着左边的烛光。那是他的最小的一个儿子半年前的照片，穿着制服，雄赳赳的极有精神，也长得很肥嫩。桌子的右端叠着一堆中装的作文簿，左端叠着一堆洋装的笔记簿：它们都和他的头顶一样高，整齐得有如刀削过那样。洋烛的光圈缩小时，这些卷子上的光线阴暗下来，它们就好像是两只书箱模样。

他并不休息，一本完了，把它移到左边的笔记簿的旁边，再从右边的高堆上取下了一本，同时趁着这余暇，望了一望右边的照片，微笑地点了点头，脑子里掠过一种念头：

“大了！”

有时他也苦恼地摇摇头，暗暗的想：

“瘦了……”

但当念头才上来时，他已经把作文簿翻开在启己的面